

但因多系歌颂自由恋爱，故在当时，对于封建的思想、道德、伦理观念、风俗习惯，有一定的冲击力。在艺术上，它对正处在萌芽阶段的中国现代戏剧，提供了借鉴。至于俄国歌剧团的“美妙而且诚实的，勇猛的”表演风格，更有别于中国的传统舞剧。因此，鲁迅在文章中一再以赞许的口吻谈及。

关于《泼克》

孙党伯

鲁迅在随感录《四十三》中说：“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《泼克》上，有几张讽刺画。他的画法，倒也模仿西洋，可是我很疑惑，何以思想如此顽固，人格如此卑劣，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‘某某是我而子’一样。”接着，他又在随感录《四十六》、《五十三》中，对增刊《泼克》及另一种单行的《泼克》上的一些讽刺画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可是，鲁迅所批评的两种《泼克》究竟是什么样的画刊？其增刊一种又刊行在什么报纸上？这些问题人们虽然早有结论，但实际上并未弄清。

关于后一个问题，鲁迅当初可能出于批评的需要，只说《泼克》是“上海什么报的增刊”，或“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”，而将报纸的名称隐去。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，即事隔六年之后，当他把上述文章编入杂文集《热风》时，他才凭记忆在该书《题记》中说：这些文章“是对于上海《时报》的讽刺画而发的。”一九五八年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注释本，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并不准确的记忆认定：

“《泼克》，上海《时报》的星期图画增刊”^①。同时，注释本还进一步认为：鲁迅的上述三篇文章，“批判了上海《时报》副刊《泼克》上面所谓讽刺画的恶劣形象和反动倾向”^②。从此以后，人们便形成了两个相当稳固但不正确的看法，即认为：《泼克》是上海《时报》的增刊；它是反动的。直到重新注释出版的《坟》中，还在注释里保留着《泼克》是一个有“恶劣形象和反动倾向”^③的画刊的说法，可见这种看法影响之深远。

那么，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在注释《热风》的过程中，曾反复查阅了一九一八年底和一九一九年初的上海《时报》，没有发现《泼克》。后来，我们却在上海《时事新报》上发现了它。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，我们只看到了一部分《泼克》，有一部分还是请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同志帮忙查到的。同时，我们还找到了单行的《泼克》。至此，关于《泼克》的真相，基本上可以弄清楚了。

《泼克》共有两种。一是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，全名为《时事新报星期增刊“泼克”》，一九一九年元月创刊，同年十月停刊。另一种名叫《上海泼克》，又名《泊尘滑稽画报》，沈泊尘独立创办，一九一八年九月创刊，同年十二月停刊，每月一期，共出四期。

鲁迅所批评的一些讽刺画，都分别刊登在这两种画刊上。其中，鲁迅所说“骂主张废汉文的人”的讽刺画，刊登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的《时事新报星期增刊“泼克”》上，共六幅，沈泊尘作，并附有这样一些文字说明：“某新学家主张废弃汉字”，“然习罗马文又苦于格格不入，乃叩诸医生问焉”；“医生请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”；“某新学家易心后试读罗马拼音，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！”另一组“骂提倡新文艺的人”的讽刺画，登载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九日《时事新报星期增刊“泼克”》上，共四幅，亦为沈泊尘作，文字说明中有某文学家“常出其所著之新文艺以炫人”，“然其思想之根据乃为外国偶像”等语。

至于鲁迅所说“骂别的艺术家‘盲目盲心’”的那幅画，载《上海泼克》第四期（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版），抱一作，题为《盲目心盲之美术家》，画一瞎子握杆而行，路上摆着写有“新艺术”、“真艺术”的牌子，瞎子全然不见，下注文字云：“近来上海之研究美术者多矣，然其斤斤讨论者，皆系十九世纪之美术也，纵有新艺术在其目前，亦不能见，盖若辈非盲于目即盲于心也。”

如果我们仅从上面列举的一些讽刺画来看，那完全可以说《泼克》是反对新文学的，就是说它形象恶劣和倾向反动，似乎也不为过分。但是，鲁迅告诉我们：“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”^④假如我们通观两种《泼克》的作品，考查被鲁迅批评的两位作者的“全人”，那就肯定不会得出《泼克》有“反动倾向”的结论。这里，先让我们看看沈泊尘的情况。沈泊尘是“五四”前后的一位著名漫画家，他既是《上海泼克》的主编，又是《时事新报星期增刊“泼克”》的主要作者。在这两种刊物上，他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作品，如五四时期那幅十分引人注目的漫画——“工学商打倒曹、章、陆”，就是他画的。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，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。自然，他当时讽刺提倡新文学的人是崇

拜外国偶像，对主张废汉文的人进行人身攻击，无疑是错误的，理应受到批评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的作品都有错误，更不能说他所主持或参与的画刊有“反动倾向”。同样，抱一（即陈抱一）也是一位著名的成就很大的进步画家，我们不能因为他在年轻时画了一幅受过鲁迅批评的画，就对他加以苛评。事实上，鲁迅当年的批评虽然很严厉，但他只是批评那些确有缺点或错误的作品，并无整个否定他们之意。而且，鲁迅的批评是满怀热情的，他正是通过对某些错误现象的批评，表达了自己对美术界的殷切期望：“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。”^⑤消除内讧，团结向前。应该说，这才是鲁迅写作上述三篇文章的真意。

总之，我认为，沈泊尘、陈抱一和他们主持或参与的两种《泼克》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，是反帝反封建的，给《泼克》加上的所谓有“反动倾向”的论断应该予以更改。

①② 《鲁迅全集》（1958年版）第一卷，第572、528页。

③ 《坟》（1980年7月版）第134页。

④ 《“题未定”草（七）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，第344页。

⑤ 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三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404页。